

呂則之訪談稿

時 間：2024.07.31（三）13：30 - 16：30

地 點：呂宅

受訪者：呂則之（以下簡稱呂）

採訪者：葉連鵬（以下簡稱葉）

整理者：王絲嬋

◎訪談內容：

葉：請問您在文學和創作上的啟蒙是什麼？

呂：啟蒙的話，必須從我大學說起，當初我考進文化大學文藝組，我父親跟我說：

「讀文藝組有什麼用？只是在寫作文。」那時候我還沒開始寫，所以我也想說，既然我父親這麼說的話，那我不能讓他太失望，因為當時我也還沒有掌握到我讀的這個科系，對我會有什麼影響。我的啟蒙應該是趙滋蕃，大三的時候，趙滋蕃就開始上我們的課了，他從小說的創作開始講起，我就漸漸的從中領悟到很多東西，才真正對寫作產生了興趣。說到這個事情，必須要話說回來，也許我本身有潛能，因為我回想我的過去，我記得小學四年級時，寫了一篇作文，老師說我是抄的，我都快哭了，我說這個是我自己寫的，不是抄的，然後我是末代初中，不像你們這麼幸福都不用再考試升學。

葉：那時候在龍門國小？

呂：對，小學是讀龍門國小。我住在澎湖的鄉下小漁村，那時候的資訊來源很少，在我讀初中之前，根本不知道未來有所謂的國中，當我要考初中時，怎麼有一個「澎湖縣立初中湖西分校」。

葉：那個時候是統一起考才分發，還是說想要去考哪一個初中就去考試？

呂：考試才分發的。那時候我也不懂，過了一年竟然有所謂國中，結果我們初中湖西分校就變成湖西國中了。

葉：所以您畢業的時候，已經是湖西國中了？

呂：對，那時候叫湖西國中。我之所以談到國中，是因為有一次，我覺得我好像變成被恥笑的對象，國文老師竟然拿了我的作文，到我上一屆的班級去唸給他們聽，說你們看這篇作文，寫得多麼好，大家都通通來找我，他們在說老師的事情了，我才知道老師有這麼一番作為。到了讀馬公高中的時候，要寫生活週記，那時我也很奇怪，不寫陳腔濫調的東西，都在玩文字遊戲，看怎樣寫比較好，結果有一次，我的生活週記被發回來時，竟然用紅毛筆寫著「不要亂抄」，我整個臉都綠了，但是也無從說起。我覺得我可能是天生有創作的潛能，所以才會提起這段回憶。

葉：算是從小在寫作上就有一定的天賦，然後大學受到老師的一些說法或影響，才開始覺得我應該來寫作。

呂：但如果從這個來看的話，我應該受一個堂哥很大的影響，他那時候讀馬公高中，常常帶言情小說、章回小說、七俠五義之類的書回家，我都會搶著看，而且很著迷。還有我姊姊，她大我三歲，我小學時，她跟我堂哥同班，每次學期成績一二名都是他們拿，她被頒發一套書叫做《方向》，那時我已經開始識字，有空的話總是趴在床上看書，所以小學培養的基礎也許影響了日後的發展。大學後，我受趙滋蕃老師的影響，他的小說引起我很大的興趣，我心中久久隱藏的東西都被勾出來了。

葉：一開始您好像是先寫詩？

呂：對，我大學時寫詩，學校還有新詩徵文，我雖然不是前三名，但我還是拿到佳作，加上前任社長快要畢業了，需要有個接班人，才找我當華岡詩社社長，我想說反正跟文學創作相關，也好。後來才寫小說，但我時常將寫詩的思考

邏輯和文字的運用模式套到我的小說裡，所以如果你們敏感的話，也許可以在一些小說中發現到詩的文句。

葉：那為什麼寫小說之後反而都不寫詩了？

呂：因為我這個人很死心，我既然說我想寫小說，我就要寫小說，其他的我不要，就算是雜文，我也不要。我認為人生的價值就是「認定了哪一樣東西，想去做、去追求到完美，如果能成功，人生就不白費。」那時候我就有這種想法，所以想來想去，有些東西本來就要有取捨的。我後來慢慢領悟，小說除了生活經驗、想像力，還要看個人對環境、周遭的觀察，靈敏度夠不夠，這都是小說的基本架構，要有素材才能慢慢組合，成為一個完整的東西，小說要寫得成功，就必須把它當成一個人，顯得它也有生命，就好像很多人集合在這裡，做了很多事，正好在這一本書的舞台上，讓你看到了，人生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。我受趙滋蕃的影響很大，他對我的印象也很好，他上課的方式不一樣，時常上課上到一半，就帶我們坐在校園某個草地上上課，他不按常理來的，所以我也很欣賞他，就跟隨他，漸漸對小說有了領悟。他當時是《中央日報》副刊的主筆，他晚上上班，我和另外一位同樣欣賞趙滋蕃老師也喜歡小說的同學，還會特地去找他聊天，我們聊很多，天南地北，不管是文學上的或是其他事情，他的笑聲很開朗，帶著很吸引人的色彩，讓我們沈浸在他的言談當中，一路上我是這麼受他啟蒙的。即使我大學畢業、當兵退伍、進報社上班，在他還沒腦中風之前，只要有時間，我們不是去報社找他，就是到家裡跟他聊天，有時候天快亮才離開，都已經吵到師母、家人睡覺了，我們還在客廳越聊越高興。

葉：以前那種師生的感情真的很不一樣。

呂：對，然後他過世後，我一切只能靠自己了。我大約大三下學期開始寫短篇小說，都一稿兩吃，投稿《自立晚報》副刊、校刊，校刊不在意作品已經登過，

不能再登了，所以我大學沒被退過稿。

葉：那算是起步就還不錯了。

呂：可能是因為我有心，也有名師在指導，就開始嘗試寫寫啦。大學寫短篇小說，對我來說也算是一種長篇小說的磨練，另一方面又賺了一點小外快，對一個窮學生來講很多了。我還記得，我當兵時刊登一篇短篇小說，有接到通知，稿費好像兩千多塊。

葉：那時候的兩千多塊很多。

呂：對，也因為我寫長了。我休假到《自立晚報》要領稿費，他說已經被某某人領走了，他們有說出他的名字，是跟我們相處得還不錯的學弟，我就笑笑。

葉：為什麼他們可以隨便給人家？

呂：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在意。

葉：後來你也沒有去追？

呂：我不在意就沒追問了。當兵的時候我剛好去當預官，在成功嶺受訓三個月，接著又到政治作戰學校再受三個月訓，然後分發到部隊，我分發的部隊是海軍陸戰隊戰車團。

葉：很硬吼？

呂：對，人家看到我這個樣子是海軍陸戰隊的，會覺得很奇怪。可是我是水鴨子部隊的，要登陸的話，一定需要砲車打先鋒，搶灘成功以後，後續陸戰隊的兵才有辦法跟著上沙灘。

葉：那時候是在哪裡當兵？

呂：我在左營桃仔園海軍基地當兵。那時候我剛下部隊，無意中看到海軍文藝金錨獎在徵文，手癢就寫，我也不透過部隊的系統，由下往上一層一層送，我

知道裡面有主辦單位的地址，寫完後就直接寄到海軍總部。有一天，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突然打電話，到處要找一個叫呂俊德的人，那時候我用本名，大學寫詩、短篇小說時是用筆名喬陵，正式寫長篇也就是從《海煙》開始才用呂則之。因為海軍徵文是我自己送件，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的人都不知道啊，所以等到總部已經來得獎名單公文了，他們才開始到處找人，最後才找到我的單位，來問我說是不是有參加過什麼、寫了什麼。

葉：怕寫了些什麼嗎？

呂：不是，因為他要先測驗我是不是他們要找的人。後來海軍總司令鄒堅就到左營來頒獎，金錨獎從缺，再來是銀錨獎，後來就是銅錨獎、佳作之類的，我得的是銅錨獎。那是我第一次參加小說徵文比賽。

葉：所以您之前只是投稿而已，沒有參加過徵文比賽？

呂：在那之前我都沒什麼興趣，所以我當兵的時候算是我第一個獎。

葉：得這個獎，對您在部隊裡面有什麼改變嗎？

呂：哦！在部隊裡我突然變成一個風雲人物，哈哈哈哈哈。為了頒獎，營長劉治平還特地交代人幫我準備一套正式的軍官服、大禮帽，讓我穿了渾身不舒服，因為那時我們都穿迷彩服嘛，突然叫我要穿正式服裝，很不習慣，我領完獎下來，那些同事還說我走路很彆扭。這徵文經驗算是我的嘗試。進報社工作時，有一天看到《自立晚報》要百萬徵文，我就很有興趣，想說我也要來寫，順便開始寫長篇小說，我跟趙滋蕃談這件事情，他說：「你要寫你最熟悉的東西，小說才能寫得生動，寫得好。」我就記住這句話，不要寫虛無縹緲的東西。

葉：所以您之前那些短篇小說寫的都不是澎湖相關的嗎？

呂：都有，我想到什麼就寫什麼，但是那些短篇小說我都不在意、沒去整理，所

以我都没保留，寫過就算了。為了寫我的長篇小說處女作，我一直在思考怎麼寫，寫作過程一直在翻轉，有時覺得不適合就刪掉整個段落，加入新的元素，因為要寫我熟悉的，必須從我的生活周圍來找，海洋當然也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東西，其實我對海洋的認識，從出生開始就存在了，不要講說我們天天看到海什麼的，因為一定會看到。我父親是漁夫，漁船經過不斷出海作業都會有磨損，冬天要把船從漁港開到馬公的船塢整修，都沒問題了才能再出海，我記得大約兩三歲時，知道有這麼一回事，就吵著要跟他們去，他為了哄我睡覺就答應，可是我第二天醒過來，沒看到我父親，跟我母親說他答應我要做什麼事情，結果沒做到，我就大哭。這是小時候的經驗，所以我對海洋、漁夫的認識是從我父親那了解的。我小二時，爸爸不再當漁夫了，他向人家盤了一個漁業加工廠，就是爍魚(sáh-hû)，當時我力量有限，能幫忙做的事情很少，年紀漸大後，就能跟著父親去標魚，牽牛車把沙丁魚或是其他魚類載回加工廠。

葉：那時候年紀大概多大？

呂：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念初中的時候，我同學還跑去看我牽牛車，另外一個印象是小學時，跟我弟弟在加工廠裡刷洗爐灶跟用過的竹簍。臺南大學的汪佩玲碩士畢業論文寫我的《浪潮細語》，特地去我們村子拍魚灶，但已經是新造的煙囪了。

葉：現在有些舊的東西，可能早就都不見了。

呂：對！我印象中，有張看起來頂多小學四年級的照片，我和弟弟在刷工具。剛剛說的牽牛車，大約是初中到大學時，大學放完暑假回學校，變得很黑，大家看了都很怕，想說我怎麼變成這樣子。

葉：我們澎湖紫外線很強，哈哈。

呂：因為我工作都不戴帽子，就是穿著短袖的衣服、長褲。再說牽牛車過程，我

總習慣性地在觀察。每當我父親標到魚後，打魚人還要在漁船上撈魚裝簍，從船腹轉到舢舨再划船移到沙灘上，一簍一簍稱重完，我才能用牛車載回加工廠。通常漁船都是傍晚的時候出海，為了保持新鮮，會把捕到的魚放在魚艙撒鹽或撒碎冰，如果是在晚上、凌晨之前撈到的魚，大部分都已經吃得飽飽了，對加工業者來說，這種魚是比較不好的，肚子脹容易破肚也增加重量，到了凌晨之後，就是早流的魚，牠們消化得差不多了時，魚相是最好的，比較不會破肚。我也是那時候開始認識船上的工作狀態，因為我雖然沒有出海，但是他們回港的時候，我都會觀察，也時常從這艘船到那艘船上上下下的。大學後，我家加工廠的魚灶已經改蒸籠用煤油發電機發火燃燒，不是像傳統鍋鼎用煤炭塞進灶口，煮開以後工人把煮好的魚一盤一盤拿去曬魚場排著曬乾，還要偶爾翻面，傍晚把它收起來裝箱，再用卡車載到馬公港，藉由貨輪送到臺南的仲介商那，仲介商再一箱一箱賣掉，這是我牽牛車的一個小故事。我大學一整個暑假都要做這些工作，除了趕牛車載魚，也要焯魚（sáh-hû）、顧蒸籠，那時我一個人做好幾個工作。

葉：對啊，您做了滿多事的。

呂：對，我一個人做很多的事。當女工將挑揀的魚放在一盤盤竹篾上以後，我把竹篾盤一盤盤疊得高高的，底下有個鐵架托盤，蒸籠外面還有鐵軌、輪子、溫度計，我立刻連著鐵架托盤推進蒸籠再拴緊門。當溫度計到某幾度的時候就差不多了，可以從蒸籠裡把高高的整疊熟了的魚抽出來，到曬魚場曬，曬好再拖回去，不需要別人幫忙。

葉：魚曬一天這樣子就乾了？

呂：因為不能太乾，太乾的話，魚就變硬了，它要維持某一種濕度，所謂濕度就是它已經乾了但是還軟，不是變成像木柴一樣。夏天是大太陽，通常都是快中午開始曬，傍晚就乾了，曬乾以後就可以裝箱，卡車載著就走了。

葉：那這樣整個作業時間非常久。

呂：對！但重點是說，我從我父親的工作，再深入他整個漁船的作業，那時我還沒出海就知道他們的狀況。後來我父親跟伯父又買了一艘拖網漁船，我暑假回去的時候，正好碰到他們在維修漁船，沒有出海，如果正好有空，又不會影響到我父親的工作跟漁業加工廠的事，我有時晚上會跟朋友的漁船出海，因為朋友會幫我掩護，還是要看交情，萬一被海防查到會很麻煩，我大學時代的海防很簡化，那時候還不是海巡署。我出海必須透過朋友拿身分證給村長送到海防申請，說這個人準備跟哪艘船出港。我不是一個打魚人，我的海洋作業經驗就是靠有點像偷渡而來，但我不能參與他們的作業，原因不是他們不允許或是不願意，而是他們都是專業的老手，生手幫忙反而會礙手礙腳，所以我只能當一個觀察者。

葉：這個對您的創作絕對有影響。

呂：對呀，我其實也體驗到了。剛開始我還沒想那麼多，只是有興趣覺得好玩，跟著出海看看，後來開始寫作才體會到，過去的經驗都是小說的題材。談到這個話題是從趙老師說要寫熟悉的東西開始，我也才因此寫了《海煙》，誤打誤撞成為《自立晚報》百萬小說徵文入圍的三個人之一，葉石濤在評審總決說《海煙》是「一部臺灣文學史上未曾出現過的海洋為主題的小說」雖然之前有海軍的作品嘛。但他們認為這三篇獲得一百萬不等值，所以從缺。後來舉辦第二次，催生了我的第二本長篇小說《荒地》，入圍了但那屆又從缺，社會上就開始有輿論。

葉：很多人都替你們抱不平。

呂：那時候就開始出現聲音說，自立晚報是不是在耍花樣，我個人對這件事情也就變懶了。這是我長篇小說的起源。

葉：那您目前已經出了九本長篇小說，每一本都以澎湖為背景，當然裡面也都涉

及海，在臺灣的文學圈當中，極少見像您這麼專注寫長篇、寫澎湖、寫海的作家。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機緣或者理念、想法，促使您這麼專注在同樣的議題當中？

呂：你問的問題已經深入我生命的核心了。我開始寫小說以後，慢慢的在寫作過程中也會思考海洋與我的關係，從我生長的過程開始，我已經覺得海洋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我寫海洋也等於在寫我自己，這個自己並不是肉體上，而是精神上的。根據研究學者或生物學家、地質學家的研究，生命的來源是從海洋開始的，也許人類的細胞裡都帶有海洋的因子，我相信我身上也有海洋的因子，之所以會這麼執著於海洋，是因為我認為人跟海洋脫離不了關係。既然我生長的地方就在澎湖，我寫作的題材一定離不開海洋，尤其愈到後期。以前國民黨專政的時候，社會上還沒有雜音，我們學生時代對臺灣的問題不會理解那麼深刻，我們沒有思考就接受被灌輸來的觀念；自從整個政治環境改變以後，我對海洋、澎湖開始有新的看法。你問為什麼寫澎湖？不妨說是寫臺灣海峽，澎湖是我的出生地，就在臺灣海峽中央，兩端的紛爭、莫名其妙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我執著的寫。我寫也不見得一定純粹是海洋，還有我個人思考的問題，舉例來說，以前我寫的大部份是和漁人的生活狀況有關的，所以當然會寫到海洋，但是到了我寫《父親的航道》時，我的思想就來一個大轉變，內容完全針對臺灣海峽兩岸的問題，從毛澤東的紅衛兵帶動整個小說的故事發展，那時澎湖變成一個走私的天堂，三個仿冒的雷達手錶可以換一兩黃金。

葉：錶仔換黃金。

呂：那時就是這樣子。那篇寫的是 Y 字形的兩條結構線。開頭是兩條線，結尾變成 Y 的一條線。1979 年，有一個人走私手錶回航時，遇到暴風落海死了，但是他得到別人的贈禮，贈禮引發了寶藏的問題，就牽扯到紅衛兵，他們要開始追蹤。第二條線就是寫三十年後，落海的人的遺腹女為了憑弔父親，由

當初和她父親一起走私的好朋友陪同，重新走父親當年走過的路線，所以我才把它寫成《父親的航道》。當中的紛爭很多，就不細說了，有看小說的人就知道，簡單的說，我是有意識、有思想的。接著我寫了《風中誓願》，如果我不講的話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「閩富號」上戴著金絲眼鏡，看起來不像打魚人，反而像讀書人的胡船長，原型人物就是胡錦濤。

葉：我有看出來。

呂：所以我寫來寫去就是臺灣海峽的問題。接下來就是《悠悠瘋狗天》，其中也有牽涉人蛇的問題，還有我們澎湖船因為機器故障漂流，碰到一些問題，我就比較沒有直接把紛爭的重點強化。到了《哭泣船》，澎湖漁船莫名其妙被中國漁政船扣押，我開頭就寫了中國偵察船、軍艦都明顯的在花嶼外邊，直升機也是，他們的漁政快艇有時候都跑到我們的領海來了。臺灣的領海是12浬，再外延的12浬是臨接海域，等於說是保護線，人家也許可以說是灰色地帶，但那也是臺灣的防護線，只要24浬之內幾乎就是侵入。中國每年六七月開始有兩個月的休漁期，他們的漁政船竟然大剌剌跑到澎湖來抓澎湖漁船，休漁期管他們中國的就好，幹嘛來管我們澎湖、臺灣的？漁政船上其實還有一個人物，原型就是馬英九，書出版以後，我就很後悔為什麼要把他叫做雙久，不再講得明白一點？我書中有說他已經變成漁政船的一員，還拿槍來押解我們澎湖的漁船。那時我對馬英九是很反感的，而且我寫這篇的時候，他任期已經快結束，我等於在為他打分數，也為他定位，就是中國漁政船上一個欺負臺灣漁民的人。我寫海洋文學，重點著重在臺灣海峽的兩岸政治，政治與海洋連接在一起，而不是純粹的海洋，我這麼說明，你們可能就更了解為什麼我後來寫的東西會變得不一樣，因為我的思想在轉變。所以，與其說我寫澎湖，倒不如說我寫臺灣海峽。我要寫，也是因為我的生活經驗在澎湖，所以還是離不開澎湖、離不開臺灣海峽。

葉：回到您老師說的：「寫你熟悉的地方」。

呂：沒錯，就是這樣子。

葉：那您當時有沒有受到鄉土文學論戰的影響？

呂：其實我個人並不受它的影響，我那時候對鄉土文學根本不會很在意，各方都有各方的說法。我想說我要怎麼寫就要怎麼寫，我不要為任何主義而寫，鄉土文學已經陷入主義了，我不是，我寫我喜歡的，這是我的生命。如果說我的生命是要為誰付出，我的生命是要為臺灣海峽、為臺灣來付出的。

葉：因為像我們臺灣現在寫「地方」的，比如說提到宜蘭，想到黃春明的小說，提到花蓮，想到王禎和小說，提到澎湖，我們就想到您呂則之的小說，所以有些人當然也會把您定義為所謂的鄉土小說家。對於鄉土小說家跟海洋文學小說家，這兩個的定位，您自己會有排斥感嗎？還是說您覺得是哪一個定位？

呂：我覺得這個都無所謂，因為我覺得小說是獨立的個體，它不屬於任何黨派、任何主義。如果說它屬於誰，它是屬於我自己，如果臺灣認可接受的話屬於整個臺灣。我只是寫了我個人的思想，人的生活離不開政治，像老師的薪水和退休金，也都受政治影響。既然人都活在政治當中，我們就不需要強調是不是在寫政治小說，每個人寫的都是政治，所以我對「政治小說」這個名稱很排斥，這是沒有道理的說法。我補充一下，剛剛我說《悠悠瘋狗天》比較沒有特別強調政治人物的問題，所以沒有毛澤東、胡錦濤、馬英九，但它的牽引線就是從澎湖的販毒者在中國被判決槍殺，影響到他臺灣的妻子引起的。除了中國對臺灣人造成的影響，也反映臺灣過去的歷史狀況，像南洋兵之類的。

葉：您在寫小說之前，會刻意去做田野調查或者訪談，再去思考您的小說嗎？還是純粹就過去聽到看到的，開始寫？

呂：我寫小說，時常在做調查，比如說土魷魚一斤多少錢、柴油的價格，我都會調查，因為這是漁船作業最主要的問題嘛，隨著季節、時間的不同，價錢都

會改變。《父親的航道》中，有一個船員的外甥是老師，我還特別去問同年新進老師的薪資，才能掌握那個時代的薪水是多少錢，這都要查證的。

葉：這個我有注意到您在歷史事件上很注意到正確性與否。

呂：因為我認為，寫小說要盡量正確，小說不純粹是歷史，可是它也不能脫離現實。如果你天花亂墜，實在沒有意思，小說除了反映個人精神以外，我想，想像力加上人生經歷，會使小說更完美。現在我也停筆好久了，就是這個原因，事件影響到我的思考時間，就沒有完整的思考，也沒有充分的時間讓我的想像力任意飛翔。我在一本小說的自序就有寫到，我在寫作時，總是感覺到一隻小精靈在我身邊，小精靈是會一直跑的，所以我為什麼都是夜貓子，因為那時比較安靜，我的想像力比較好。我不會刻意去訪問，但實際上有點接近，因為我從聊天當中得到很多訊息，如果想到我想知道的事情，就會問，當然也會查資料，我個人覺得小說家也是雜家，什麼事情都要涉獵，所以我會查資料。各種各樣的事情，以一顆雞蛋來說，它的構造是什麼？要孵化多久才有辦法孵出小雞？都要查證。我小時候跟著祖母一起長大，我是她的長孫，她最疼我，什麼事都會告訴我，做事也會帶著我，比如怎樣挑選能孵出小雞的蛋，很多事我小時候有經驗，但我會再次求證。既然提到她，我要特別提一件事，我小說中所寫的老婦人，原型人物都是我祖母的各種面向，因為我到現在都還在懷念她。

葉：算是變化莫測。

呂：人有各種面向，這個人物寫一個面向，另一個人就再給另外一個面向。

葉：了解。謝謝接受訪問。